

福 斯 特 选 集

印度之行



〔英〕E·M·福斯特 著 · 杨自俭 邵翠英 译



福斯特选集

印度之行

〔英〕E·M·福斯特 著

杨自俭 邵翠英 译

E.M.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

据英格兰 Penguin Books Ltd 1976年版译出

福斯特选集

印度之行

[英]E·M·福斯特著

杨自俭 邵翠英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定价: 5.75元

ISBN 7-5396-0325-9/I·283

内 容 简 介

E.M.福斯特是英国现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在英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福斯特选集》收集了福斯特创作的全部长篇小说，《印度之行》是其中的一部。

本书所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英国人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到印度去，一个去探望在印度当殖民官的儿子，一个去看看这位殖民官未婚夫。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兹出于热情和友谊，组织了浩大的队伍陪同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游览当地名胜马拉巴山洞。由于性意识的觉醒，阿德拉小姐在幽暗的山洞里，似乎感觉有人侮辱了她，于是引起一场纠纷，阿齐兹医生蒙受了不白之冤。在法庭上，阿德拉小姐从幻觉中醒悟，承认自己错怪了阿齐兹。阿齐兹虽然无罪获释，然而，在心灵上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印度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展现了不同民族、宗教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刻画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故事情节凝重，场面气度恢宏，人物感情真挚、深沉，形象栩栩如生。全书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优美的抒情、含义深刻的象征和富于哲理的预见。本书不愧为英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现已拍成电影，并曾在我国上映。

献 给

塞依德·罗斯·马苏德和我们
十七年的友谊

一位长期盛名不衰的小说家

——《福斯特选集》总序

叶君健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在现代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他一直同乔伊斯、劳伦斯和吴尔夫被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但他写的小说并不多,长篇六部(包括遗嘱中指定死后出版的《莫里斯》),短篇集两部,而且绝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如《天使惧于涉足之地》(1905年)、《最漫长的旅程》(1907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年)和《霍华德别业》(1910年)。只有《印度之行》发表于1924年,但它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动笔的。这些小说的背景主要是在伦敦,部分涉及到剑桥。只有《印度之行》是以在印度发生的事为题材的。当然《天使惧于涉足之地》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两书的故事一部分发生在意大利。他的短篇小说《神圣的公共马车》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1年)出版的,虽然第二个短篇集《永恒的时刻》出版于1927年,但其中有些篇章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前写成的。这些事实说明,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停止了小说创作。以后他写的东西则大部分属于文学评论和传记之类的作品。

但作为一个小说家，福斯特的盛名却一直不衰，只是这种盛名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高层次，也可以说在知识界读者中间。他的作品没有畅销过，虽然几年之前他的《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震动了世界影坛。他的盛名得以持久地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影响了现代的小说创作，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发生作用——这也说明一个事实，即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不一定是畅销书。他的影响在于他在当时创作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是知识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和为之思考而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也可以说反映出了西方发达社会在“发达”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所呈现的现实。这个现实造成了这个社会一些中坚人物——当然也包括作为这个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类的作家并不是太多，只包括寥寥可数的几位，如英国的弗吉尼亚·吴尔夫、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纪德、爱尔兰的乔伊斯和奥地利的卡夫卡等。

不过相比之下，福斯特无论从艺术手法或选择题材方面要更接近现实、深入现实得多。萦绕在他脑际——也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的是人际关系（指感情上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经常理解的搞不正之风的那种关系）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各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福斯特看来往往是不可能调和的。在他的《霍华德别业》中，主要人物之一海伦·施勒格尔说：“永远、永远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这个以电报和怒气所组成的外部世界。”魏尔柯克斯夫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从自然乡村中吸取力量，而她家的男性则是社会的人，是现代文明和组织结构中外部世界的人。当然，活动在以俗套、常规和偏狭为特点的外部世界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聪明才智，而是缺少对于“人”的真正意义的理解。他们经常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局面束手无策，终至陷入无法解脱的境地。相反，那些表

一支“大师”的手笔。而福斯特在这方面堪称一位大师。在这方面，他有他独特的创造，在现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印度之行》是他六部长篇小说中取得声望最高的作品。它是根据他在印度的实际经历和感受写成的。1912年他曾与剑桥英王学院的柏拉图主义者、社会思想家路威·狄更生(我国的徐志摩曾当过他的弟子)一同去印度旅行过。1922年他又去印度，为印度的一位王公当秘书。在这部小说里他对印度人和在殖民地印度生活的英国人之间的关系的刻绘，表现出他极大的悟性和智慧，也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困境的认识。印度人在他看来对感情、生活和对宗教的敬畏(当然，这也派生出可怕的优柔寡断)所表现出的“开放”情怀与英国人为了挥舞权力而展示的“实际”和僵硬态度，正显露出真实的“人”和虚伪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异。正如在他其他的小说中一样，要突出在这种不同环境、宗教、传统和心态上的“人”及异化了的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结构上他有时得制造出极端暴乱的场面，来测验他的人物的素质。但他也并不是纯客观地、冷静地这样作。象他所推崇的、并受其影响的老一代的作家高尔斯华绥一样，他也抑制不住他的社会良心。对于那变态的社会及其制度，他掩盖不了他的批判，而这批判又是特别深刻的、尖锐的。

英国女作家罗斯·麦考莱在谈到他的《最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霍华德别业》时说：“这些作品反映出一群优雅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精致的、半老的淑女，自命不凡的或者无事烦恼的放肆的年轻人，感觉锐敏的或者习俗化了的少妇。这些人是他们时代和阶级中的佼佼者，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一幅银笔画中文质彬彬的、值得讪笑的典型。”所以福斯特对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观察以及表现这种关系的手法，便使他在小说创作中成了革命者和创新者。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观点。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而最后落脚到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块基石上。这是

天空在哪里与白色的大地接触，那蓝色就在哪里渐渐淡薄，变成了白色。太阳落山之后，天空出现一条新的圆周线，颜色橘黄，从下向上渐渐变为非常柔和的紫红色。然而那圆顶中心的蓝色依然存在，原来时间已是晚间。随后繁星满天，象天上挂满了明灯。天空与星斗之间的距离大大不如星斗之外遥远，那更加遥远的地方，虽然没有颜色，但蓝色是不久才在那儿消失的。

天空主宰着万物，不仅主宰气候和时令，连大地何时穿上美丽服装也要由它来安排。天空独自能做的事却甚少，好象它只能稍稍帮助花儿开放。但是天空高兴的时候，会把光辉洒满昌德拉普尔印度人居住区，也会把恩惠施于天下黎民。天空所以能做出这般奇迹，因为它力大无穷，巨大无边。太阳是力量的源泉，力量天天从太阳释放出来，释放多少，根据俯卧的大地的需要。没有高山峻岭破坏这大地的曲线，大地一里格一里格^①地平坦地向外延伸，偶有小小隆起，复又平展开来。只有南面，一簇拳头和手指伸出地面，中断了大地这无际的延伸。那些拳头和手指便是马拉巴山，山里有许多奇特的岩洞。

① 长度单位，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

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近半个世纪,最近仍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政治理论方面有奈翁纳德·吴尔夫(即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丈夫);其他还有著名的编辑和文艺评论家如大卫·加纳特(他的母亲是康斯坦斯·加纳特,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译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全集,约数千万字,“五四”以后,我国介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从她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文学编辑爱德华·加纳特,英国二十世纪初叶出现的许多名作家,如康纳德等都是他发现 and 提拔起来的)。

但这个学派,根据克莱武·贝尔的说法,并不是一个学术集团,只不过是一批有血缘和朋友关系的人偶然住在同一个区域而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批“超高级知识分子”从没有发表过什么“纲领”,只不过象作家摩尔所总结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大致相似的信念,即“人的生活主要目的是爱,是创造和欣赏美学的经验,是不断追求知识”。这三条在福斯特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对于盛极一时的所谓资本主义文明感到失望,隐居到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乡下。他们居住的地点也都相去不远。克莱武和瓦涅莎·贝尔及邓肯·格兰特合住在一个叫做卡尔斯顿的村屋里(现在成了他们的纪念馆)。我1944年到英国后,瓦涅莎曾邀请我到那儿去住了一阵。凯恩斯及其夫人、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洛波可娃和伦纳德·吴尔夫也住在附近。他们几乎每天下午要到贝尔家来,聚集在一起吃茶和聊天,我住在那里时当然也参与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福斯特终身没有结过婚,所以也没有一个家。他成名后英王学院授予他荣誉研究员(Honorary Fellow)称号。1947年他退休到英王学院。我那时也是这个学院的成员,研究西方文学。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个短简,请我到他的房间去吃茶。从此我们就认

他觉得哈米杜拉和阿里的谈话似乎并不特别令人悲伤。他们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和英国人结成朋友，穆罕默德·阿里认为不可能，哈米杜拉则认为可能。不过他们都保留了许多意见，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躺在宽绰的走廊上，真是妙不可言，月亮在前面渐渐升起，仆人在后边准备家宴，一切都让人感到安然无恙。

“那么就说说我自己今天上午的亲身经历吧。”

“我只是说在英国是可能的。”哈米杜拉说。很久以前，就是在那次赴英热潮之前，他到了英国，并且在剑桥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这儿不可能。阿齐兹！那个红鼻子今天又在法庭上攻击我，我没有指责他。有人对他说，他攻击我是应该的。直到最近我才看出他并不是个坏人，但是他受着其他人的控制。”

“是啊，他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希望，这是我的看法。他们来这儿是想做高贵人的，有人对他们说这难以实现。看看莱斯利，看看布莱基斯顿就清楚了，现在轮到你说的那个红鼻子了，下一个便是菲尔丁。唔，对了，我记得特顿刚来印度的时候，是在这个省的另一个地方工作。你们这些家伙决不会相信我说的，但是我的确和特顿一起坐过他的马车——就是特顿！哎呀，千真万确。我们一度还很亲密呢，他的集邮簿都让我看过。”

“现在他认为你会把他的集邮簿偷走，好一个特顿！但是那个红鼻子比特顿要坏得多！”

“我看不是这样。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谁也不比谁坏，谁也不比谁好。若给我两年时间来观察任何英国男人，不论他是特顿还是伯顿，那么他们之间只会有一个字母之差。如果用六个月观察任何英国女人，那么结果一样，她们的行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不同意。”穆罕默德·阿里答道。他琢磨着那刻薄的玩

识了，不时和他见面，谈些文学创作和文坛掌故方面的事情。1949年秋我离开英王学院返国，与福斯特的交情从此中断，因为这种关系在当时也算是“海外关系”的一种，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作任何通信联系。1982年英王学院以“荣誉讲师”（Honorary lecturer）的名义请我偕爱人返校讲学。我这才得知福斯特已于十二年前去世。他的故居已经住进了新人。至于住在苏塞克斯郡的那一批“布隆斯伯里”元老，也都已经作古，第二代只剩下克莱武·贝尔的第二个儿子、美学教授、雕塑家和陶瓷专家昆定·贝尔（Quentin Bell）。他也已经从教学岗位退休下来。他邀请我去他在苏塞克斯郡的老家度了一个周末，谈了“布隆斯伯里”老一代人在我离开英国后的情况。他们虽然已不在人世，但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杰出代表，仍然没有“过时”，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美国，仍继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回国后，特向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推荐，邀请昆定·贝尔夫妇来华讲学。第二年他们果然来了。昆定在这三所大学的讲题基本上都是有关弗吉尼亚·吴尔夫的。那时“意识流”在中国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虽然在西方早已“过时”），所以听众都非常感兴趣。这算是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代表“布隆斯伯里”学派与中国学术界所进行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的直接文化交流。当然这次安徽文艺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福斯特选集》这套丛书，也可以说是这种交流的深入。

1988年7月2日于北京

目 录

一位长期盛名不衰的小说家叶君健
——《福斯特选集》总序

第一部 清真寺1

第二部 山 洞137

第三部 寺 庙323

附录

论《印度之行》.....〔英〕约翰·塞耶·马丁 373

译后记399

主要人物表

阿德拉·奎斯蒂德	英国少女，朗尼的女友。
穆尔夫人	英国贵妇，朗尼的母亲，基督教徒。
西里尔·菲尔丁	英国人，印度昌德拉普尔市政府大学预科学校校长。
阿齐兹	印度青年医生，伊斯兰教徒。
纳拉扬·戈德博尔 Godbole	政府大学预科学校哲学教授，印度教徒。
朗尼·希斯洛普	英国人，昌德拉普尔市法官。
伯拉·特顿	英国人，昌德拉普尔市市长兼税务官。
卡伦德	英国人，少校医生。
麦克布赖德	英国人，昌德拉普尔市警察局长。
哈密杜拉	印度人，律师，阿齐兹的好友，伊斯兰教徒。
穆罕默德·阿里	印度人，律师，阿齐兹的朋友。
纳瓦布巴哈达	印度人，省副总督，伊斯兰教徒。
潘纳·拉尔	印度医生，阿齐兹的同事，印度教徒。
达斯	印度人，昌德拉普尔市副法官。
阿姆里特劳	印度人，著名律师。
南希·德里克	英国姑娘，穆德库尔邦邦主夫人的仆人。
特顿夫人	英国人。

卡伦德夫人
麦克布赖德夫人
斯特拉

英国人。
英国人。
英国人，穆尔夫人的女儿，菲尔丁的
妻子。
英国人，穆尔夫人的小儿子。

拉尔夫

第一章

恒河下游有一座小城，名叫昌德拉普尔。离城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座马拉巴山，山上有许多山洞。除了这马拉巴山之外，昌德拉普尔没有任何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与其说恒河从昌德拉普尔旁边流过，不如说恒河给它镶了一条边。小城沿着河岸伸展了两三英里长，又杂乱又肮脏，简直象一堆垃圾。恒河恰巧在此不施善举，河边连个下河游泳的地方都没给留。真的，这儿看不出哪儿是河的边缘，昌德拉普尔的印度人居住区遮住了宽阔、多变的恒河。这居住区街道狭窄简陋，寺庙粗俗，毫无艺术特色。虽然也有几所漂亮的住宅，然而不是隐蔽在花园之中，就是被巷子包围着。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以外，无人不望而却步。昌德拉普尔从来就不是个大而美丽的城市，但在二百年以前，它却是印度北部（那时已是英国的属地）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那儿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起来的。这儿的人们，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失去了装饰的兴趣，这兴趣好象从来也不是属于他们的。在居住区，看不到任何绘画艺术，也没有什么雕刻作品，那房子上的木头都象是用泥做成的，居民走在街上则好象泥土在移动，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就是恒河发了大水，也只会把赘疣冲进泥土。大水一来，房子倒塌，人被淹死，留下尸体渐渐腐烂，然而昌德拉普尔城的轮廓却依然存留着，只是这儿扩大了一点儿，那儿缩小了一点儿，活象一种低等的而又不能毁灭的生物体。

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还有一所长形的医院，医院的整个建筑呈灰黄色。火车站附近的高地上，有一片房子，那是欧亚混血人的住宅。铁路和恒河平行，走过铁路，地势下斜，然后爬上一个陡坡又是一块高地，那个小小的英国行政官署便建筑在这第二个高地上。从这儿观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象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然而它根本不算一座城市，而只是中间布有零星茅舍的一大片树林，是坐落在著名的恒河岸边的一个热带乐园。印度人居住区挡住的酿酒棕榈树、楝树、芒果树和无花果树现在清晰可见，转过来这些树又遮住了那居住区。那些树生长在花园中，从古老的水塘里得到滋养，长得郁郁葱葱。茂密的树木高出了令人窒息的贫民区和失去人们敬仰的庙宇，它们寻得了阳光和空气，其生命力远比人类或其事业的生命力旺盛。它们高高地生长在低洼的沉积物上面，那枝条和诱人的叶子伸展盘结，相互致意，为鸟类构筑了一座绿色乐园。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然而无论何时，甚至树木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因此初到此地的英国人无法相信这儿会象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贫穷，要亲眼目睹才能改变原来的想象。说到那个行政官署，它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既不惹人喜爱，也不令人厌恶，显然这里是按精确的计划建造起来的。它前边是红色砖瓦的俱乐部，后边较远的地方，是个食品杂货店，再往后便是公墓。条条马路垂直相交，英国人的住宅就排列在这些马路的两旁。这块地方虽然没有什么丑陋的东西，但只有看见的风景是美丽的。这块地方与下面的昌德拉普尔可以共享的只有头顶上那个圆拱形的天空。

天空也有自己的变化，不过它的变化没有草木和河流的变化显著。云彩时常把天空描绘得象地图一样，五颜六色，然而天空通常倒象一个混合色彩的大圆顶，蓝色为其主调。白天，蔚蓝的